二知軒文存

二知軒文存卷三

定遠方濬頤子箴

書郅惲傳後

惲爲友人董子張將死代復其父之讐將客遮仇人取其頭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輒趨出就獄令乃拔刀自向要惲出獄嗚呼友之讐惲自請令則可乃自殺之重友誼而藐王章惲之辠無可解免也曩者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固知惲者然而惲有辠則不得以吏之私廢君之義失臣之節惲之三語明甚亦壯甚而令顧入獄以死要之而惲生矣

嗚呼一縣令耳而敢於出入死辜而其上竟無一過問者東漢朋黨之風若此之熾而國法視若弁髦也天下亦安得而不亂也悲夫

書賈君房罷珠崖對後

珠崖至今二千載生黎猶不能馴之也漢武窮兵黷武務勤遠略不思本計降至宣昭之世無有敢議之者君房以長沙曾孫當朝廷欲發軍討叛之時獨能慷慨陳書請棄珠崖專恤關東與丞相于定國議合上遂從之夫元帝在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信用宦者賊害忠良昏懦之資已萌衰兆惟此

舉則差强人意耳觀其對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又曰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黎元也言之可謂深切著明切中時弊秦漢之失坐此而豈特秦漢哉珠崖有害無利坐此而豈特珠崖哉凡類乎珠崖者皆在可棄之列也或曰棄之不武且損國體試問不棄亦豈能違天地好生之德盡殲魚鱉而遷內地人民以實之乎易鱗甲而冠裳雖神禹再世恐亦力有未逮矧如所云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珠崖瑇瑁夫何足貪貪而致貧死而非戰而顧貿貿

然勞師動衆以僥倖於萬一而爲此舍本逐末之圖勢不至斲喪元氣禍延心腹不止是其智皆出君房下也嗚呼

書滑稽傳後

久矣夫莊言正論人主之厭聞之也齊楚秦三百餘年間僅得三滑稽滑稽之難難於六藝豈不信哉豈不偉哉夫太史公固滑稽之雄也褚先生知此意乃爲游心駭耳之說以附益之致令東方生西門豹與郭舍人東郭先生王先生相匹伍抑何其不倫耶六章之內有兒豹則爲魏文侯時人武帝時顧有其四齊楚秦皆不及也如避世金馬門之狂人古今

能有幾哉僅目爲滑稽是淺之乎視東方生已東方生之滑稽非猶夫人之滑稽也卽西門豹之滑稽亦非猶夫人之滑稽也而並列之而雜厠之幾若忘其爲侍郎爲令者則應之曰今日之郡都尉是曩日方士東郭先生今日之水衡丞是曩日文學卒史王先生豈惟高於郭舍人彼優孟優旃烏乎儗之庶幾足抗使諸侯之贅壻也嗟嗟毒隱未有不惡直者朝廷所尙若此而臣下化之相率爲便捷巧佞以取容於當世其不入九章者實繁有徒亶可嘅也夫

書酷吏傳後

必謂武健嚴酷始能勝任而愉快而以言道德者爲溺其職吁遷蓋憤激而作此傳也十人中郅都周陽由張湯義縱王溫舒楊僕減宣皆以酷敗不得其死獨甯成髡鉗遇赦致產數千金趙禹以壽卒於家杜周至三公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耳有幸有不幸彼蒼胡夢夢耶表其廉戒其污而曰非馮當李貞以下諸人可比要之如蝮如鷙曷嘗少異歟當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之初漢法本疏於秦網也乃侯封倡其先鼂錯踵其後而吏治又爲之一變矣夫民父民母當以慈祥豈弟之心煦嫗而覆育之姑息者固失之過寬殘忍者尤失

之過猛也刑罰務持其平而奚以酷爲大書而特書之以垂
訓萬世一字之貶史法於是乎在

書貨殖傳後

王者藏富於民不與民爭利貨殖奚傳哉天下之熙熙攘攘爲利來爲利往者自千乘萬家百室以至匹夫編戶罔不患貧於是有治生之術顧乖乎正道而富以奇勝誠壹所致居然素封彼拙業惡業小業瑣事賤行辱處薄技簡微淺方之類而亦以貨殖名夫固有慨乎其言之也博觀天下形勢歷舉各都會所產計之以謂貪不及廉而呰窳偷生者之多貧

也誠确論也班史采之不及其半畧已上本富次末富下姦富至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何其言之痛耶然而利皆歸諸家也然而利不私於國也太史公之意至深且遠千古良史罕有出其右者而桑孔者流掊克攘奪起而與天下爭而烏知財幣之欲其行如流水而國始富厚焉嗚呼是范蠡計然之所不取也

書漢武求賢良詔後

建元之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丞相綰請罷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於是董仲舒陳天人三策用之爲

江都相初政固卓然可觀也夫仲舒實王佐才既膺首舉即當置諸左右以備顧問擢爲公卿而乃使相江都迨去位家居僅使使就問大議不登諸朝帝之雅尙儒術顧棄醕儒而不用尙得謂之眞好歟越元封五年復有兹詔所云茂材異等蓋又不在賢良方正而在能使絕國雖已得霍去病公孫敖張騫李廣諸人尙以爲不足其選而窮兵好大之雄心勃然流露於楮墨閒謂泛駕之馬跅弛之士吾能御之豈不泛駕不跅弛者遂不得爲茂材異等耶此治之所以不逮文景而武帝之終於武也雖輪臺有悔嗟何及已

書魏公子傳後

世無不智侯生勇朱亥而賢信陵之能下士者吾則以爲信陵下士而爲士所誤彼侯生誠智朱亥誠勇顧用之不得其正耳夫信陵忘其君背其兄而但知有姊忠於趙而甘負魏始念原不及此也王之畏信陵在其用客探趙王陰事而不敢任以國政臣與君博弟與兄博視干戈爲兒戲柄政者固當若是耶或曰魏王畏秦不敢救趙止晉鄙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辯說萬端王終不聽若無侯生之謀則信陵死矣曰爲侯生者當教信陵力諫魏王以趙魏唇齒相依趙亡則

魏必隨之匪以婚姻之故而急其困也今日諫不聽明日再諫明日諫不聽後日復以死爭之苟指陳利害披肝瀝膽安見王之終不聽耶乃教之私結如姬以竊兵符又使朱亥助殺晉鄙而已則以死報之脩身絜行者顧爲盜賊之謀背叛之舉以視毛公薛公博徒賣漿者流獨勸信陵歸魏其賢不肖奚難立決哉信陵留趙十年實爲侯生所誤而秦之反間僞賀信陵再以毀廢致死於酒亦侯生死之也智而近詐勇而害義公子之賢亦烏得爲賢歟而論者猶謂功足補過功果足以補過歟

書朱買臣傳後

翁子一生素貧賤素富貴能厚其去妻能不罪守邸吏能飲食故人報復有恩者而獨以感嚴助之薦因張湯陷助遂怨之湯又陵折之於是乎不得不死之發其陰事湯自殺而身亦罹於重辟抑何其始明終闇若是耶夫當其艾薪樵賣為妻所侮乃自言年五十當富貴人誰信之不得已而為上計吏卒為將重車又以上書不報糧用仰給於人困頓可謂至極已幸邑子貴幸與為推轂得以立致通顯列承明侍從之班未幾復坐事免上平東越策獄然衣錦還鄉翁子斯時心

氣和平處分皆當故未幾卽有破東越功入爲主爵都尉而志得意滿顚蹶隨之向使躬自貶抑知富貴爲儻來物從此飄然引去遁跡空山尙可作老樵夫以貧賤終也乃復降心頫首甘爲丞相長史而行丞相事者偏值昔年趨走之小吏造物巧於弄人人輒爲其所弄翁子兩遭罷斥而神識昏於暮年名節喪於末路豈不大可悲哉君之何始明而終闇也

書趙充國傳後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西漢用一老成重厚之趙充國俾制羌虜不貪小利貴謀而賤戰逆知兵以計爲本多算

勝少算而畫全師保勝安邊之策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朝廷每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而丞相魏相力任之以為可用上意遂決剿撫兼施雖兩從其計而破羌強弩終不及後將軍之沈勇有大畧也讀其前後奏議深切著明所以為公家忠計者至已夫豈諸將之便文自營者所可同年而語耶迨振旅而還浩星賜迎說猶勸其歸功於二將軍出擊而充國終不忍伐一時事以欺明主謂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卒以其意對厥後護羌校尉五府所舉失人果如充國之言漢將固

以翁孫爲最而千百世後守邊將帥咸當奉爲圭臬也武鄉侯渭上之師庶幾堪伯仲矣嗟嗟易以討破難用兵碎二語非翁孫誰能道之歟

書司馬相如封禪文後

長卿一生以文字結主知唯諫獵書直言無隱可謂能盡匡弼之道子虛上林二賦名爲諷諫實則逢君難蜀父老意在言外尚不失爲諷一勸百諭巴蜀檄乃是自護其短至大人賦則務爲夸誕以取悅於朝廷畢之無甚高論已不意其身後尚有封禪文進御爲世詬病也雖高文典冊需此鴻才評

者曰文儆書而不襲典謨誥頌儆詩而不襲雅頌傑作絕思後人何能摹仿或又曰頌歸於諷不得以曲終雅奏少之庸詎知言爲心聲文以載道斯文固符命諛佞之祖適足以污泰山穢梁父而導雄心好大之主誇張功德自以爲咸五登三也蘭臺令史顧采之及作典引則鄙其誇行無節但有浮華而專取其言封禪事目之爲忠而復譏之曰靡而不典究之孟堅之文亦屬異曲同工鋪張揚厲耳烏能謂之典哉

書馬援傳後

新息侯才識過人戰功卓越赫然爲中興良佐而又善於相

士嚴於訓子刻鵠畫虎垂戒將來當遨遊二帝之時獨能擇
君而事東漢豪傑此爲首選固不在雲臺諸將下也唯是出
處進退之間未合乎道奚容曲爲之諱耶曾大父在西漢時
曾封重合侯而新息之三兄並仕新莽新息亦受衛將軍之
辟薦之於莽爲新成大尹嗣避地涼州世祖即位斯時不與
兄員同詣洛陽而就隗囂以爲綏德將軍則又安之脫令井
底蛙不自尊大撤陛衛隆禮貌握手歡若平生爲製戟冠博
帶效周公吐哺故事其將就封侯大將軍位而無意東方已
世祖開心見誠新息自不得不爲之傾倒摋信其言遣子入

質嗣用王元計更啟狐疑因數以書責譬遂怨其背己發兵拒漢疏曰臣報以赤心而囂自挾姦心願詣行在陳滅囂之術季孟固不智而新息之負季孟亦太過已矧往來游說離其支黨爲書與楊春卿春卿竟不答新息能無媿耶聚米爲山指畫形勢忠於新主遂忘故君自是之後破先零平隴西出塞漠下交阯勞苦功高封侯食邑追思浪泊之役卧念少游語不置夫亦可以休矣顧乃馬革裹尸之志垂老勿衰一逐寇於扶風再統師於五溪輕進壺頭困而不起致有西域賈胡之誚而來代者即曩拜牀下之梁伯孫恨其見侮因事

陷之身後追收印綬明珠薏苡衆謗沸騰幾幾乎不能歸骨

吁跡其一生出處實於大節有乖而受讒遭毀主眷不終又

以其知進而不知退也范史曰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

豈不亮哉

書王允傳後

嗟乎子師能潛結呂布使爲内應以誅董卓而不能赦其部

曲身死李傕郭汜之手雖曰天之所廢非由人謀之不善而

剛稜疾惡者甫平患難即侈然自得昧於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之義仗正持重罔識權宜北掖門之亂方除青瑣門之禍

旋觴顧以朝廷幼小爲念不忍臨難苟免亦可哀已由前論之一日千里負王佐才見賞於郭有道年十九爲郡吏卽敢於捕殺小黃門趙津並送劉太守之喪以路佛不可爲吏與王球固爭觸怒幾遭不測幸鄧刺史馳傳救之而名以著三公並辟立躋臺省涖領豫州除禁黨破黃巾發張讓通賊之姦而讓反以事中之遂傳下獄過赦得免尋又以他罪被捕楊司徒閔之遣客勸其自爲深計乃不肯乳藥求死奮然出就檻車幸三公力爲營救得以減死越明年乃獲解釋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子師屢經憂患而志氣不爲少挫獻

帝卽位進秩司徒遷都事起獨收蘭臺石室秘籍以從時董
卓尙留洛陽朝政悉以委之則矯情屈意以相承附俾使不
疑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厥功甚偉也嗣復援引同類密謀
討賊溫侯之封本固讓不受因士孫瑞說以和光之道屢受
二千戶會霖雨爲災天象示警所圖竟遂郿隖然臍若於斯
時安不忘危有功勿伐命皇甫義眞領涼州軍以安反側之
心夫何至縱傲長驕禍不旋踵哉有悔心傾節之智而乏通
權達變之才元醜云亡餘孽肆毒工於前而拙於後子師之
不如士孫瑞此其中殆有天焉而議者謂其殺伯喈爲滅紀

廢興而以馬日磾王公無後之言實之夫懷恩負逆之人皐
原難追向使伯喈不死予師亦未必得生也

書魏文帝典論論文後

孫月峰尙書謂持論得十五六然尙涉淺試問其深者果何
在耶開口郎道出文人相輕之病以謂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文帝固深於文者也淺言之而已見其深也七子所長所短
均能指出而曰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己爲賢古人吾不得而知之今人則未有不蹈此弊者能除
此弊可不謂之通才耶雅也理也實也麗也區別奏議書論

銘誄詩賦四科之不同固已至當不易而要之於文以氣爲主而思其偏而兼備論文之妙盡於此矣曹氏一門父子弟兄才華富有正不獨陳思王以繡虎稱雄也而尙書稹淺之必自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高出尋常萬萬也予家舊有尙書全集亂後散佚惜未寓目恐亦不免於敝帚之享耳少陵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此其所以獨成爲詩聖歟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人甚不自知其短而動輒輕人也千古貧賤富貴強力者能有幾哉

書申屠嘉傳後

文帝不相皇后之弟而用材官蹶張嘉以名器至公不可私之於己立賢無方又豈必限於資格歟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之嘉則歷關內侯洊膺異數入相之後始封故安侯自是遂沿爲故事文帝固深知嘉之廉直不受私謁而用之也其他政事史不具書獨書罷朝責鄧通一事足見其風骨凜然剛正不阿雖以天子寵臣亦不肯稍爲寬假廢高皇帝朝廷之禮而文帝之推誠相與優待大臣俾得柄權立法信乎有是君乃能有是臣也彼身通經學爲帝者師之孔光其見董賢則但知卑諂睢盱以遂其持祿容身之計噫

鄙夫有媿於武夫已顧嘉之爲人無學術而疾惡太過能事寬厚有德之君不能事刻薄任數之主故景帝甫卽位而鼂內史請閒言事丞相因之自絀顧不引身而退乃欲以施諸黃頭郎者施諸內史而上則祖之致爲所賣以死亦可閔也然較之列侯繼踵齪齪廉謹備員丞相者又何如耶

書黃霸傳後

次公一生瑕瑜不掩吾家正學公謂史稱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蓋由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教化飭法令故可以得人心及入爲相欲飭法

令則入將以爲掾欲行教化則入將以爲廷顯其勑上計吏以興教化爲宰相之事而張敞毀訐之謂其教民爲僞宣帝亦遂聽之帝苛刻聰剛教化微言正與霸意合霸欲有爲其可得哉此論極爲平允顧以全傳者之次公之瑜首在計錢穀以廉稱長均輸復以廉稱自爲太守丞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知善御衆議當於法吏民皆敬愛焉俗尚嚴酷而霸獨寬和召爲廷尉正廷中稱平會以事繫獄從夏侯勝受尚書再踰冬講論不怠嗣宋踦舉霸賢良勝又口薦於上擢揚州刺史三歲以高第擢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

心戸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旋尹京兆仍歸潁川治如其前而鳳凰神爵集於郡國潁川尤多下詔褒美晉爵秩賜黄金旋内徵由御史大夫至於爲相蓋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固不媿爲循吏也然而瑜不能掩其瑕則始以豪傑役使徙家顧學律令喜爲吏入錢賞官坐同産有罪劾免尋復入穀補二百石卒史功名乃以貲進也武帝之立廟樂爲宣帝孝思夏侯之諫固屬非是顧以阿縱牽連逮治豈得謂無罪耶至於不辨鶡雀方以爲瑞致來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之誚是亦咎由自取不能無慙其最謬者薦史高一事不知太尉

官罷已入旨昧陳薦璽書責問後遂不敢復有所請次公之才爲守令則有餘爲宰輔則不足小知大受之閒舉措得宜而權衡至當夫亦豈易易哉

書翟方進傳後

異哉蔡父之善相人知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也予感爲小史時以遲頓見辱於掾史聞蔡父言遂發憤以孤童奉後母閒關至京師兒則受經母則織屨勤苦十餘年卓然爲儒者師射策甲科游躋宰輔人貴自立不信然歟其治春秋也能下胡常而相親友其官刺史也能不煩苛而條舉稱職

其爲丞相司直也劾陳慶彈涓勳而朝廷恐如所言不爲外議所奪又發營昌陵之舉權爲姦利者臧數千萬其尹京兆也搏擊豪彊京師畏之得胡常書而威嚴少弛獨選御史大夫數月以前尹京兆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才二十餘日旋擢爲相封高陵侯其時母猶在堂供養甚篤毋終遭國家之制三十六日除服爲相公衆譏訕不行願持法刻深牧守九卿中傷者尤多夙與陳咸逢信有隙奏免之尋以紅陽侯與咸應方正直言之詔拜光祿大夫給事中復奏免之嗣又劾紅陽侯並及其黨奏可于咸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

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史蓋有微辭焉定陵侯以外戚能謀議新用事獨與之交而稱薦之及定陵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爲之隱諱則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不聽廼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者免二十餘人亦太過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會有熒惑守心之變所厚李尋奏記諷之而鄙哉麗又言大臣宜當之遂遭嚴譴自裁嗚呼子威才有餘而德不足過剛則折理固宜然惜當日蔡父見不及此也鴻隙陂之決結怨於民童謠以起可畏哉獨其子文仲

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移檄郡國三輔豪傑皆應眾至十餘萬事雖不成然而大義卒申於天下其功究不可沒也而孟堅譏之為不量力豈公論乎

書匡衡傳後

稚圭三疏原本經術敷陳治道明暢剴切能得要領固是可傳之作然詞翰雖美而相業則無聞焉當其崛起農家精力過人說詩解頤諸儒為之稱頌乃不中甲科僅補太常掌故學者為為少雙蕭梁道其深美而宣帝不甚用儒輒遣歸官幸皇太子私善之迨至即位又因外戚史高以進望之為其

卑主顧藉長安令一言委身於權貴之門雖獲登朝殊爲文學玷己其時恭顯用事誅夷善類有日食地震之變應詔陳言節曰近忠正遠巧佞而不敢直指其人亦奚取乎逆知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直昭儀定陶寵於皇后太子故復振振有詞用爲少傅游躋台鼎甘延壽成湯矯制成功以郅支殺漢使者其勢不得不爾顧阿附石顯詘不可封朝廷卒從劉向之議獨戒妃匹威儀之則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傳經以對不失相臣之道至成帝即位始與甄譚追奏顯之舊惡而王尊劾其阿諛

曲從附下罔上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之過天子恕之而衡則慙懼不可言狀彊起視事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失時連乞骸骨讓位詔書慰撫不允以請卒之其子昌以醉殺人繫獄而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於是有免冠徒跣之辱相仍戀戀不肯去其位必待奪邑盜金之事發而後踉蹌出走也廻念鑿壁偷光時若何困苦一旦得志頓改初服無乃負其所學哉

書梅福傳後

大將軍專勢擅朝誅京兆尹王氏浸盛災異數見舉朝無一

人敢言之者而梅子眞以南昌故尉疏逖小臣獨憤懣憂國爲逆鱗之批痛切上書不顧忌諱嗚呼一疏足千古已夫其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乃在去官之後固人所萬不肯爲者而毅然爲之惜乎朝廷之不能用也成帝久亡繼嗣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廼復上書斥爲不經遂見寢後再言之綏和中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有殷紹嘉公之封子眞尊崇道統表揚聖裔洵足爲素王功臣其隱居讀書養性所詣必精當不止明尚書穀梁春秋爲一郡文學之冠也而史顧稱其

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又云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故爲惝恍之詞以污儒者吾不謂然

書賈誼治安策後

長沙文字不在江都之下然一則才士之文一則學者之文才士之文激發暴露而所言者未必皆可行也學者之文涵養純粹而所言者固無不可行也是賈不如董已少年英銳之氣咄咄逼人無怪絳灌販繒之武夫相與媒孼其短也矧以漢文賢主國家全盛之世乃曰可爲痛哭可爲流涕可爲

長太息無乃過甚耶藉令文帝用之則廢者舊更法度削諸侯震兵威近之與鼂錯同遠之與王安石等安見有益於國家而得保令名以終也然其文之渾灝流轉雄厚深摯獨有千古後人罕造其域轉以不用於世而能傳世而能壽世人爲長沙惜吾爲長沙幸焉觀宣室前席之陳第言鬼神而不及他政事絳灌聞之得無竊笑乎則甚矣言行之不易相符也

書漢文帝議佐百姓詔後

慈惠愛人曰文溯帝卽位以來二年三月詔定振窮養老之

令三年九月詔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農民半租又詔除田之租稅蓋永除也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耶至後元年復有茲詔以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兢兢焉慮朝廷有失政有過行不順天道不得地利不和人事不享鬼神而又恐百官廢奉養而多無用之事以致民食寡之也且懼民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而或六畜之食焉者衆也曰細大未得其中詔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所以佐百姓者帝之愛百姓可謂至已深宮之內衣綈履革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而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

亦不苟用凡有不便弛以利民用是海內富庶幾於刑措炎漢四百年之祚實文帝一人基之也三代以下之百姓亦何幸而生於斯世哉

書漢文帝賜趙佗璽書後

蠻夷大長老之彊恣一紙書遂足以服之發端即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謙卑孫順絕不予智自雄且為之罷師治家存問其親昆弟至寇邊之事則明示以爭而不讓仁者不為大度包荒無一毫矜夸之意寥寥數十百言千百載後讀之猶令人心悅誠服甚哉以德化人之確有明效也中國之待夷狄

道固無有善於此者厥後匈奴入寇上親勞軍行征以皇太后固要乃止張相如輩之出塞即還復下和親之詔期與俱棄細過偕之大道以安元元亦猶之詔南越棄惡通使也犬羊狼虎野性難馴震以兵威不如格以文教文帝能識此意故終其世無兵革之患厥後孝武不守祖訓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數十年邊患不息晚季乃始悔之而已無及矣後之好言開邊者烏可不以此爲鑒哉

書漢景帝令二千石脩職詔後

親民之官莫如二千石唯循良廉潔斯爲稱職苟反是則詐

僞貨賂日日以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爲事甚至姦法與盜而丞相壅於上聞職之不脩朝廷安用此二千石哉景帝詔詰誥誡而首以農蠶爲重民免飢寒天下自無盜賊故二千石之脩職端自勸民耕桑始夫豈別有煦嫗噢咻之術歟官視民如子弟不忍令其貧窮失所則民亦焉有不視官如父母尙敢甘於違犯教令也前既有詔聽民徙寬大地復有詔禁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是其埽除煩苛與民休息亦未改夫文帝之政至於末年復詔農務本毋得爲末凡二千石聽民采黃金珠玉者與同罪帝之所以教二千石者詳且盡已雖不

兌刻薄任數而節儉愛民勤求吏治獨能克遵前業繼繼繩史謂漢之文景媲美成康其庶幾乎

書鼂錯論貴粟疏後

務農貴粟自是善政然曰使民以粟爲賞罰賞罰可操之民有是理乎夫欲貴粟莫如損上益下以藏富於民量入爲出以制國之用則輕徭薄賦崇儉去奢家無不足國無不足天下自無不足此所謂本計也乃因守邊備塞而剏爲拜爵免罪之議以避橫征暴取之名而啟濫賞縱刑之弊絕不問其所爵者何人可拜與否所罪者何事可免與否自是而流品日

雜風化日偷重富輕貧背理傷義人心風俗之壞胥由於此邊粟雖充而紀綱法度奄奄不振國奚以治文帝爲西漢賢主而乃用錯之言以階之厲而作之俑厥後武帝詔民得買爵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安帝令吏入錢穀拜官賜爵桓帝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開西邸賣官而武帝又詔民得贖罪令死罪入贖延及晉明帝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梁武帝立贖刑條而禍首罪魁出囊中之智以流毒於天下後世若斯之甚也吾以爲貴粟而實賤粟也務農而反害農也董而習之今甫知其謬也

書路長君尚德緩刑書後

牧羊編蒲之人起家獄吏而能言尚德緩刑以其胸有學問爲名孝廉故不染煩苛之習也漢承秦弊約法三章蘄若畫一文帝則下詔除肉刑及至景帝好用名法於是有蒼鷹郅尉爲之倡而嚴酷者接踵而至孝武之世張湯趙禹輩條定法令禁罔寖密文書盈於几閣治獄之吏日尊長君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信乎切中時弊廷尉史敢爲此言且言獄吏皆欲人死乃其自安之道而直陳鍛鍊周內文致其罪之由以爲深刻殘賊者敗法亂正離親塞道天下之患莫此爲甚

是固他人所萬不肯言者而長君毅然言之以獄吏道獄吏之害曰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朝廷善之而陰德及於子孫皆至牧守大官非倘德之報歟吾願天下理刑名者各書一通懸諸座右也

書孔子世家後

龍門文筆千古獨絕乃作孔子世家則無所用其才力第就魯論家語抄撮成篇而不敢參以私意蓋亦仿我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例也當其時道統未明異端與儒學爭勝老莊申韓世皆紛紛倘之雖以賈生亦且並稱孔墨而莫能

折中於一是而太史公之卓識遠見則預知儒教必昌正學必顯致其仰止景行之慕尊爲世家推爲至聖此其見地固高出於有漢諸儒之上也繼春秋而成史記尼山之後信有替人而惜乎其以一代史官倫於小雅巷伯千載傷之然而良史之材至今迄無異議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亦不能如我素王之垂裕後昆綿延勿替與乾坤相終始也孔子爲第一等世家此篇亦爲太史公第一等文字嗚呼龍門洵不朽已而班史顧抑揚之夫豈足與相抗哉

書耿弇傳後

小兒曹乃有大意哉是我北道主人也其時伯昭年才二十
一父俠游爲上谷太守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命奉奏詣更
始求自固會王郎起從吏欲就之獨按劍以叱從吏亡降王
郎則北馳盧奴謁光武少年能知順逆欲以漁陽上谷兩郡
之師拒邯鄲兵可謂壯哉薊中亂而光武南馳獨走昌平說
其父使寇恂東約彭寵因與景丹寇恂及漁陽軍合兵而南
追擊王郎大創之定二十二縣及光武於廣阿進秩偏將軍
而俠游則加大將軍與義侯遂拔邯鄲更始立光武爲蕭王
令罷兵還長安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入造牀下請間說

以不可罷兵自請歸幽州以集大計乃拜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十郡兵斬韋順蔡充於上谷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會慎水失利奔壁范陽旋有三捷光武還薊復偕十三將軍擊賊窮追至浚靡光武即位加建威之號封好時侯又有敖倉之功穰之功從幸舂陵請平齊地詔進攻漁陽自疑不敢獨進詔書勉之俠游因遣舒弟國入侍俠游進封喻麋侯率下漁陽於是伯昭復有西原之捷進討張步拔祝阿下鍾城收巨里定濟南尋以半日取臨淄張步輕大耿兵少乃

故示弱以盛其氣出奇制勝大破之飛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帝在魯聞之自往救陳俊謂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伯昭不可復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帝勞軍於臨淄嘉其功過韓信齊地悉平果如所請嗣西拒隗囂北徇安定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中興二十八將圖畫雲臺伯昭名在第七父子兄弟並列通侯襲封累葉與漢興衰夫唯伯昭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故能擇主而事幹父之蠱以成大勛光武一見即稱許之帝之善將將固不在高祖下也而伯昭功成名立善始善終則加於淮陰一等矣

書李斯諫逐客書後

客不必不逐客不必盡逐斯之上書蓋自爲計而善於辭令援古證今亮能歆動祖龍用其謀以兼天下顧焚書坑儒導之殘暴二世而斬是王秦者客也亡秦者亦客也秦不逐客客乃相秦秦不負客客實負秦秦既聽客之所爲客遂陷秦於無道斯在逐中而反諫逐斯之才固百倍於諸客也諸客之行止胥取決於斯也斯之敢於上書逆知其可以口舌爭也秦之居然不逐深信其願忠而可實也其人雖不足取而其文確乎可傳特無如客之所學誤於其師而因以誤秦終

且自誤始則患逐逐繼則欲求其逐而不得矣始則冀其不逐繼則深悔其不逐而已無及矣曩日之客自以爲駿馬駃騠可實外廄今日之客則第思牽黃犬出上東門耳能不爲諸客所笑哉

書曹子建求自試表後

陳思之才不在五官將下而以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致失國儲老瞞狐疑慮變而翦其羽翼可謂不慈阿兄矯情自飾奪弟之愛方命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顧偪而醉之致不能受命可謂不友迨至卽位並去雙丁灌均希指誣

以醉酒悖慢刼脅使者因而貶爵相煎太急煮豆然萁吁亦危矣哉往者面試銅雀臺則可乃復乞憐於猶子以求自試人謂不智吾謂正其機警過人也明知不足以禽權馘亮而念與國分形同氣姑爲是冒醜獻忠委婉曲折一片血忱果獲徙封之賜厥後復有求通親親表乞還士息疏皆蒙優文答報然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可得遂汲汲無歡飄蓬廻轉中林秋草野火燔之嗚呼彼皆忌才才適足爲陳思累爾則有才不如無才也

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後

宰相之子太史公之外孫少有才能好交英俊以發霍氏反狀爵平通侯能罷山郎絕請謁禁止貨賂遂擢光祿勳而又分贍宗族輕財好義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其公平子幼可謂豪傑之士哉然而伐其行治性刻發人陰伏忤己者必欲害之與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幾罹不測幸得免官使子幼於斯時杜門卻埽弗通賓客潛身遠害豈不甚善曩者數百萬千餘萬之貲盡以予人絕不少吝乃復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前後如出兩人焉無怪會宗之作書諫戒以為必可止之也子幼復書則當躬自引咎以申惶懼之意盡反其

所爲夫亦奚至鼠不容穴銜窶數哉乃憤懣不平歌呼無節既知橫被口語曷爲復作南山之詩以爲後日按驗耶文字買禍並累其友吾爲子幼哀之或曰以告人得侯終以人告自喪其軀報應之速若是子幼即無此書亦不免於禍也

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後

七不堪二不可疏懶半生自放於禮法之外名爲絕交實與山公全交也縱筆爲之拉雜成文而豪邁之氣令人捉摸不住中散其猶龍乎此與養生論均爲宇宙間有數文字每一諷誦覺九患背鐫孤獨無偶狹中之性詎耐旁通計唯有濁

酒一杯彈琴一曲差足了吾志願耳叔夜之傲俗固自不凡而巨源之神交亦爲罕覯夫何嘗眞與之絕哉絕而不絕所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彼大將軍奚足識此意耶特是汲郡山中故人譽其偏而憂其烈豈竟忘之乃不禮潁川公子致有東市之危洵可悲已夫至太學三千人皆願請以爲師而文帝顧不容之廣陵散從此失傳於世史曰帝尋悟而恨誠千古恨事也若荷鍤酒徒幕天席地視二豪如蜾蠃螟蛉者以無用獨得其壽不及高於中散哉

書金日磾傳後

翁叔一亡國羈虜耳而夙秉母教天性篤愼子孟猶不及之黃門養馬時年甫十四牽馬過殿下獨不敢竊視而容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異而問之卽拜馬監擢侍中遷光祿帝可謂知人已方其出則驂乘入侍左右也使他人處此罔不志意驕滿氣象矜張者而翁叔則絕未有過失故貴戚多怨上貴重胡兒上聞愈厚之蓋將有所付託不得不先致信愛焉詔圖畫休屠王閼氏像於甘泉宮尤屬朝廷異數而翁叔每見必拜鄉之涕泣然後去武夫乃若是之孝乎殺弄兒一事忍哉然而有大臣體帝益心敬之也林光宮之變適以小疾

卧廬葬何羅輒矯制夜出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遽從外入乃以奏厠心動手縛巨凶捽胡投之殿下既忠且勇而數十年小心侍君側目無所忤上欲納其女後宮終不奉詔予孟對之能勿有慙色耶宜乎親受顧命副大將軍以輔少主秺侯之封頒自遺詔猶以帝少不受惜乎輔政歲餘病卽不起卧授印綬賜謚曰敬誠哉敬也翁叔不死或可以匡救子孟之過斷不至與上官桀等遂其後霍氏有事萌芽嗣子賞卽上書去妻獨得不坐而世名忠孝七世內侍金盛於霍遺澤孔長翁叔固一代偉人予特表而出之

書法正傳後

孝直旣依劉璋不能用則可以去乃與張松同志忖劉璋不足以有爲欲其絕曹公而結先主舉孝直爲使者因密謀共戴吁亦狡甚已旣復爲迎先主討張魯之使遂陰獻取益州之策在先主誠爲得人而孝直之不忠於璋有損其祖父元德先生淸節高名夫安足取耶顧奇畫策算則有大過乎人者璋之不用鄭度計已逆料之乃與璋牋勸其早圖變化竟忘昔日曾爲新都令會將軍議校尉也雖有智術其如名節何許文休原是一流人物先主薄之不用斯合乎正道孝直

則巧爲之說謂宜加敬重以暁遠近爲文休乎實自爲耳迨至外統都畿內作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議其太縱橫須抑之而武侯深知先主進退狼跋之時賴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雅爲先主所愛信因而不禁是亦武侯之失也漢中之役謀亦出於孝直遂定王業由蜀郡太守進尙書令明年遂卒史曰諸葛亮與正雖好尙不同以公義相取又云不以德稱而儗諸程郭品題固不謬哉

書蔣琬傳後

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材於不理衆事而又沈醉時決之不解

武侯當日何以有此卓識也固讓茂才則謂無忝清重之選統師外出則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又有託志忠雅共贊王業之譽密表後主云後事宜以付琬果也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無戚容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衆望漸服蓋至是而武侯之言驗已楊戲簡畧言輒不答搆之者以爲慢上而安陽侯則嘉其不肯面從反以爲快楊敏毀之曰作事憒憒或請推治則曰吾實不如前人又乞問憒憒之狀亦置不問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則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史稱其方整有威重吾則以爲休休之度不媿相臣也嗣以秦川道險

運艱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衆論沮之遣費禕姜維等喻指因上疏請以姜維牧涼州而已則住涪爲犄角之勢旋以疾卒於軍功雖未成而其志則壯已乃魏大將軍至漢城尚欲一展其墓則諸葛武侯之遺愛在民也